

汉诗新韵

仰天湖的平仄与韵脚

(组诗)

胡梦

仰天湖

火一样的激情
冷却在第四纪冰川期的梦回
20亩的清澈
照亮大自然唯美的初心

在湘南1350米高的版图上
骑四岭山系祭出仰天湖这只酒杯
收集阳光、雨水、山岚
发酵一方旖旎诗情

纷至寄来的脚步声
挤满五颜六色的小木舟
划开仰天湖波光潋滟的平仄
吟咏一湖开心的长短句

林邑举起仰天湖这只酒杯
碰响四面八方寻梦的韵脚
柯尔鸭和黑天鹅扑棱萌宠的翅膀
打开仰天湖治愈系的春天



天湖草原

草根挣扎了一整个冬天
冰雪未化之时
蛰伏在仰天湖温暖的怀抱
卸下尘世的喧嚣
坚守自身卑微的初心

春风浩荡
青草绿了仰天湖的阳光
小草在叶面汇聚彩虹的露珠
蔚蓝倾泻而下
与仰天湖的青翠撞了个满怀
牛羊追逐白云的影子
在绿得发福的阳光中捉着迷藏

在仰天湖
牛羊与青草窃窃私语
大自然的和谐交响
足以令万物动容
那些笑声 落地开花

把梦播种在仰天湖吧
包括诗歌
春风洗过的绿色稿纸
生息着希望的韵脚
仰望天空
收获平平仄仄幸福的诗行

仰天巨佛

头枕骑田岭的苍茫
仰望白云苍狗春秋浩瀚
清风吹拂薄雾的袈裟
荡漾一片神秘的佛光

踉跄穿过一路野径的平仄
攀援的韵脚
一步一步抵达你头顶的庙宇
一尘不染的鸟鸣
一方淡泊
一粒菩提

见惯了晨昏的交替
星辰大海 诸法如幻
风声灌顶有醍醐
今日眼前的迷雾
亦即明日脚下的浮云

天山胡杨

我的家乡在宁乡，从长沙往西不到一个小时车程。每到五月，这里便栀子花开香满山。正是栀子花飘香的时节，这里正在举办“栀子花文化旅游节”。栀子花是五月的礼物，也是我记忆中的温柔，若有似无的香气飘至鼻尖，浸润心底，勾起了我别样的惆怅和乡愁，见到它们就忍不住想起老家，想起我的母亲。

小时候，我体质不太好。母亲听说栀子花很有营养，每到五月，瘦小的她在农活之余总带我翻山越岭，去采摘漫山遍野的栀子花。栀子花大多长在荆棘丛中或者深沟边，羸弱的母亲只让我在地势平坦的地方采摘，而她自己却总是佝偻着身子在荆棘丛中穿梭，在深沟里出入。每每看到母亲从荆棘中猫着腰钻出来，或者从深沟边探头爬上来，头发上、衣角边、鞋帮上，



文友们在抚云居快乐地聚会，畅谈艺术。

作者供图

抚云居的喜乐人生

姜满珍

记得2014年11月12日，举办抚云居的第一场沙龙活动时，有老师说，这个日子好，11月12日，星期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刚开始时大家激情满怀，每周三，几个在渌口居住的书画爱好者按时来抚云居书房挥毫泼墨。然后，我这个“门外汉”则把他们的作品展示在微信主页上。后面发现有人不喜欢，把我给删掉或屏蔽了。我也无所谓，只要大家开心，我照发不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奉行“力争认识我的人中百分之八十的不讨厌我就可以了”的信条。“前怕狼后怕虎”不是我的性格。

我们县城圈内人玩了大约两三年，实在乏味了，大家也不想来了。于是改成一个月聚一次，邀请市里老师来讲课、示范。这样，我也轻松，文友们也高兴，老师们也乐意。大家聚在一起，吃大伙儿亲自做的饭菜，喝点小酒，聊聊久别重逢的故事，一派喜气洋洋和开开心心的氛围。每次，大家都期盼着下个月沙龙活动的如期而至。

回忆那时的生活，我还是蛮佩服自己的恒心和毅力。一大早，自己掏腰包去菜市场买菜买水果，左一袋右一袋，有时步行叫文友一起帮忙，有时骑车自行车来回，后来自己开车。那时，老公在长沙创业，也无暇顾及我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只好依托文友们的力量，每次请一个擅长做饭的文友掌勺，其他人提早来帮忙切菜、洗碗和摆桌子。每一次活动大家都有兄弟姐妹们般团结，也有小孩子过家家的童趣，年纪最长的是七十有余的徐自强老师，他经常主动当厨师，韩冬老师和刘细平姐姐当助手。王润芝老师炒菜很拿手，袁乐主席也露得几手。陈晚明等老师都会帮我们一起打理日常琐事，住市里的文友常负责接送老师。后来，大部分时光我家先生也很乐意当艺术家们的“司长”与厨师。有的文友还经常帮我做一些重体力活，如工作室的盆栽搬到搬下的。最初，很多老师都自己花钱买食材在我家加工，请老师和文友们吃工作餐。还有的请我们去饭店吃过大餐，磐石大院、株洲新元实业有

限公司、株洲海达船务有限公司数次支持艺术交流学会的工作，提供美食和大型场地。往日的美好时光历历在目，曾有文友赞誉抚云居的沙龙活动有如著名作家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后，艺术家就开始侃侃而谈，然后笔墨横姿进行示范，大家真像学生一样，澄澈的眼光、渴盼的眼神，让我这位没脱产学习过的大学生很是惬意。觉得这样的聚会、这样的八小时之外的生活过得才有意义和价值。就这样一月又一月我们邀请了一批批德高望重的文艺老师，来我们家讲课。后来，我勒紧腰带，在渌口买了一个近百平方米的店铺。心想，以后在楼下举办沙龙活动，更方便文友们的进出，自己打理起来也简单一点。

正好省市文联有树立一批文艺惠民基地的政策，在市组联部领导们的指点下，抚云居艺术交流学会正式登记注册，应运而生。

“抚云居”名称是我邀请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著名作家聂鑫森老师所赋，并请他亲自书写牌匾。我将它装裱后置在书柜上方常激励自己，并放大做了横匾挂上。聂鑫森老师虽已年迈，但每年仍亲自来授课一堂或参加笔会一场。在聂老师的引领下，株洲市众多声望颇高的艺术家们都纷纷受邀来抚云居为县城或渌口区（2018年底撤县设区）的艺术爱好者送上丰富的精神食粮。如周伟钊主席、汪田明主席、王明夫主席、楚石主席、张雄文主席等老师们都来过。省里的胡紫桂主席、贺安成老师，北京的吴银杉老师，浙江的芮顺淦主席，贵州歌王黄红伟也来过。星期三书画院全体成员、株洲硬笔书协骨干成员、天元区诗词楹联协会诗人、茶艺轩的周宣老师都曾使抚云居蓬壁生辉过。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总是让我非常感动和忐忑不安，拿什么回报他们的辛勤劳动呢？我只好用手中的笔为老师们做宣传，最开始写“今日头条”，点击量几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怎么转发也只有几百，我又改发红网，红网发上去过几年再去查有的竟然打不开网址，让人感觉颇为遗憾。这两年我们改发公众号了，小美女晓风是学美术的，她做出来的公众号令



人耳目一新，点击量与日俱增。不管点击量多高，总算是给抚云居艺术交流学会建立了一个电子档案，希望多少年以后打开这些图文并茂的活动文案，往日活动的情景依然栩栩如生、记忆犹新。

2018年元月，“抚云居艺术交流学会”被确定为湖南省文艺惠民基地。那一时刻，我和文友们所有的辛劳都被这一殊荣冲散得无影无踪。确实，这些年“抚云居”组织大小文艺活动近百场，联合市区书协、美协送春联进集市、社区、企业；送书画进学校、乡镇、村组、企业；联合区政协文史委、作协送朗诵美文、物资进海福祥养老院；自行举办美文、诗歌朗诵；邀请艺术老师来授课，线上线下让众多人受益。

回眸往事，感恩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们，不计较条件的简陋，有几个老师还自带熟悉的投影仪和电脑上门讲课，大家都无偿分享艺术知识给渌湘大地的艺术爱好者。也非常感恩文友们克服家庭琐事坚持来学习的韧劲。这么多年来，我们家也沾了“抚云居”的光，被评为株洲市的“书香家庭”，我个人也数次被评为县里、区里的宣传工作先进个人、优秀政协委员，市政协工作先进个人、市文联工作先进个人等。

现在很多人见面就讲下次一定来参加你们的活动，正能量爆棚；也有不少人讲看我发的微信获益匪浅；早两天群里一位文友说近十年培养了三个大学生（弟弟两个），错过了与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光，以后一定不离不弃。听完我竟然被她姐弟情深的故事感动得潸然泪下。我在想我们周边很多多的文友原来都像一束束光照亮着他人前行的路。

时光飞逝，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我又换新房子了。看房之前我就在掂量着，要找一个可以开展文化艺术沙龙活动的场所供我和文友们一起滋润人生。经过几年的房贷生涯，一年半载的装修，又一个近百平方米的工作室水到渠成。非常感谢夫君这么多年来和我在艺术志愿者角色的道路上同心合意。“御风居”的斋名又在聂鑫森老师的精心推敲下诞生了。聂老师说它是“抚云居”的孪生姊妹，“风”和“云”都与“居”连成一线，让人彼此联想。

用艺术来滋养人生，用艺术来引领风尚，用艺术来熏陶后代。希望“抚云居”和“御风居”的故事随“风云”传向更远的地方。

走遍五大洲 最美有柳州

湖南日报社、郴州市文联、郴州市作协、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苏仙岭简书

田二文

坐落于郴州市城区东边二三里路上的苏仙岭，无疑是郴州的一张名片，一张令郴州人骄傲自豪的山水名片，一张令郴州人感恩祈福的人文名片。

苏仙岭的山势一点也不雄伟，500多米的高度始终以一种舒缓的姿态向上递进，无从谈起磅礴险峻，整个给人一种四平八稳和四平八稳之下显现出的结实可靠的印象，只有主峰突兀拔地，直插云霄，露出一丝雄气来。尽管难称雄浑巍峨，也缺少奇秀峰林，但千百年来苏仙岭硬是将一个得道升天的美丽故事化成一缕柔柔丝线，牵来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朝圣足迹。

套用一句广告语：不到苏仙岭，枉到郴州城。几乎每位来到郴州的人都要登临一番苏仙岭，于茂林修竹间、于杂花争艳中，瞻仰它那充满空蒙山色、潺潺幽泉的尊容，更感受一路串联的“苏母浣纱桃花溪，白鹿洞里诞苏耽，苏仙羽化升仙石，苏仙观里拜苏仙”完整故事，找寻那份“不登仙境，已为仙人”的逍遥之感。

三年郴州求学，在莺飞草长的日子里，在蝉鸣柳翠的季节中，在万山红遍的岁月里，在雪皑万籁的光景中，我一次次走进苏仙岭，踏春、消夏、赏秋、品冬，与之接触纠缠，与之深情交融，与之无语倾谈，真切感受到它其貌不扬外形藏着的“气神”之博大深邃。

一位名家说，一种地域性格的形成离不开当地地理环境的滋养，这是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文化解读。自然，郴州地域性格的形成大抵与苏仙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人们看来，苏仙岭的仙风滋养了这里的浪漫性格。神仙是人们对拥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一种生活状态的企盼与愿望。苏耽得道升天的美丽传说，播撒仙文化的种子于万众心田。仙文化的滋润，赢来苏仙岭“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誉，更让这里的人们崇尚逍遥生活，性格中充满“知命乐天”的精神元素。在街道坊间抑或乡村村郊，见得最多的是，人们以优哉游哉的态度消遣生活。老人们三山五岳地围在一起打打牌、喝喝茶，一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中年人从来处事不惊，悠然自得，一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的悠然心性，再苦再累，也不把忧愁挂在脸上；年轻人更是激情飞扬，如后生们看见一路笑声的少女们，便会寻声而去，放肆地“撞”上人家，然后忙不迭地说“对不



苏仙岭远眺。

倭的身影被瞬间定格，成为每晚留在我枕边的记忆。

母亲的栀子花呀，滋养了我儿时的胃，也泽被了我成长的心，足以让我咀嚼一生。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到新疆工作，茫茫戈壁滩，让我离母亲越来越远。有一次我去天山，看到了盛开的白色雪莲，一股熟悉的清香扑鼻而来，我顿然觉得那是我儿时的香味，它在我家乡的小山村里盛开，翻山越岭，穿越长江黄河、穿越戈壁绿洲，与我在这里相遇，唤我回家。我仿佛看到了家乡栀子花开的景象，回到了与母亲相伴的日子，一幕幕、一桩桩，暖暖的、甜甜的，抚慰着我游子的心房。我突然好想做栀子雪莲花饼给母亲，泡栀子雪莲花茶给母亲，抑或是煮一碗栀子雪莲粥……一如当初母亲给我做栀子花饼那样，朴素，温暖，那是我的来处，值得我一生徐

徐回望。

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母亲已静静地墙上守护我二十多年了，不能回乡的时候，我会献上一束栀子花，祈冀这熟悉的花香把我的思念带到母亲的身边，告诉母亲我爱她！我会将母亲如栀子花香般的爱珍藏在心里，化作我前进的动力，像栀子花一样延续、绽放，予人芬芳，手有余香。

